

## 鹿回頭

追逐水鹿輕巧的蹄印，進入森林幽暗的腹部，水氣氤氳中獵人看見山靈眼睛如星圖，在水鹿回眸的黑瞳裡。

地圖上雲氣終年繚繞的仁愛鄉，在山坳底部浸漬著高山冷空氣的春陽部落，少年和 Cina（母親）一起住在政府興蓋的水泥樓房裡，部落附近是一個公墓，突出用白瓷磚馬賽克拼貼、犬牙般尖尖小小的十字架，部落裡的長老們很瞧不起那些洋玩意，我們死了，是要回到祖靈的懷抱裡，怎麼可以睡在洋人的十字架底下呢！他們常說。

墳墓的旁邊就是里民活動中心，中間有一座鐵皮屋頂的綠皮 pu 籃球場，少年和幾個同部落的死黨常在那裡玩三對三鬥牛賭香菸，玩累了就到一旁的廁所哈根菸，吞吐出跟山巒一樣白色的霧氣，吸完後將菸屁股捻熄了塞進馬桶裡沖一沖，他們蹲在廁所一邊哈菸一邊聊天，讓白白的霧氣將他們幾個像祖靈般圍繞，古文聖，一個眼睛黑黑圓圓、四肢瘦小、跳起來卻像青蛙一樣高的泰雅族常說，等他長大就要下山去賺錢，他找少年一起去，他說：「山下有好多好玩的喔！比山上好玩太多太多了，上次我下山時還認識一個乾哥哥，他說要帶我去廣聖宮當三太子的契子，教我跳八家將。」一面說，露出瘦楞楞沒啥肌肉的手臂，展現眼鏡蛇圖案的刺青。

每次講到這裡，少年就開始幻想平地的生活會有多刺激好玩，會比在山上觀察大冠鷲飛行的路徑、看著滿山的楓葉由翠綠轉為緋緋的酒紅、在生滿檜木的山路中追尋野豬蹄印還好玩嗎？每當吐出一圈圈的煙圈時，虛白的霧氣彷彿幻化為虛空中各種形狀。

十四歲那年，少年終於如願以償實踐心願，來到了山腳下埔里小鎮就讀國中一年級，一開始，他和同部落的孫立、古文聖都被編在同一班，都念 E 班。

他們學校總算分成五種班：A B C D E，少年對英文字母一點概念也沒有，他不知道自己的班級代表什麼意思，只知道班上永遠是的鬧哄哄的，像部落裡的獵人準備抓山豬前那樣騷動，老師在課堂上畫的符號和國字他有一半都聽不懂，一開始只能無聊發呆看著窗外的雲、趴睡不然就是看恐怖靈異小說，不過上課幾次之後終於有點不一樣的樂子可玩，古文聖帶了一副撲克牌，他們開始賭零錢香菸和口香糖，上課時左右兩邊的同學也會分送王子麵，聽說 A B C 班禮拜六日都要回來加課，只有他們和 D 班不用，真爽，古文聖說。

他們討厭死了國文老師，一個矮個子禿頭的中年男子，老罵他們是敗類，一開始上課時說：「敗類就是敗壞班級風氣的人類，你們這些原住民趕快滾回山上去吧！不要敗壞班上風氣。」少年常常覺得到底是誰在敗壞班上風氣？每次國文老師一來，班上就一整個不爽，上課只會念課文，根本沒人想要鳥他，古文聖後來出了一個主意，他將廣聖宮的銅鈸給偷帶出來，國文老師上了年紀耳朵有點重聽，當他轉頭寫板書時就大聲鏗一聲，不然就趁他轉頭時把講義揉成的小紙球朝他光禿禿油光水滑的後腦袋丟去，等他氣沖沖轉過頭時趕緊趴下，像是森林裡水鹿迅速掩滅自己的蹄印。

沒多久，國文老師就換人了，換成一個還在附近大學念研究所的代課老師，個子不高帶著黑框眼鏡的大哥哥，課文念過一遍後就開始聊電動和鄉土劇，一個禮拜的作業考課文的字

音字形和照樣造句，班上有一半同學幾乎都沒交，但學期一過大家都順利趴斯了。

有次上課班導師對全班宣導道：「原住民考試是可以加分的，通過語言認證總分可以加百分之三十，沒通過加百分之二十。」惹得同學一陣羨慕加忌妒的喧囂，老師還說：「原住民及格分數一年級只要四十分就好，二年級五十分，三年級六十分。」此話一出又惹得同學叫囂不停了，為什麼他們上課都在睡覺下課打球電動，還可以上國立大學呢？人生真是不公平，一個從都市轉來，媽媽是越南新娘的女生說。

但他不知道這和他有什麼關係，他根本沒想過上大學，本來連高職都不想念，後來國中畢業後在 Cina 左勸右勸後勉強願意混一個學歷。「你不念書以後要做什麼呢？跟 Cina 一樣一起去菇寮包太空包嗎？工作那麼辛苦又賺不了多少錢，還是要跟那個人一樣去工地工作後在也不回來了。」Cina 說的那個人就是 Tama（爸爸），少年對這個人只有一點印象，Cina 說他年輕時是很厲害的獵人，只是後來太愛喝小米酒，喝到整個手一直發抖還停不下來，他的脾氣很好，動作很靈活，很會用鐵皮、夾板層搭建成簡易的住宅，但只要喝醉酒，就會完全變了另一個人，會打 Cina 不說，還會把少年像山豬一樣吊起來打，每次說到這，她就會愛憐的摸一下少年的額頭上的疤痕憂傷道：「這就是有一次喝醉酒，用酒瓶敲的傷痕。」那一次她很生氣從廚房拿出切肉刀把他趕出門，他從沒見過 Cina 生那麼大的氣，比土石流時山靈的憤怒還可怕，大概是那股氣勢吧！讓 Tama 整個人軟了下來，叫囂了幾句後，接著甩門出走，剛好那晚上颱風真的來襲，夾帶大量土石把山路攪揉得肝腸寸斷，第三天，他們在山坳間發現他的屍體，全身發白屍體都被雨水給泡腫了。

他不是個好獵人，但自釀的小米酒很好喝。辦完喪事後 Cina 感嘆道，少年不知道這句話算不算稱讚，但之後，他再也沒聽過 Cina 提起他了。

現在 Cina 交了另一個男朋友，一個矮矮小小的平地人，在山腳下的觀光飯店幫忙開遊覽車，他對少年不錯，上山看 Cina 時會順便會送少年一些禮物，但前一陣子喝酒喝到肝炎住院。少年打算高職一畢業就要出社會了，畢竟廣聖宮那幾個朋友早就沒唸書了，而且感覺混得還不錯。

但究竟要進的是白道的社會，到加油站、飯店旅館或是飲料店當月入兩萬多的店員，還是進黑社會從小弟開始當起，他還沒決定。

放假時他便約這群陣頭仔出來玩，尤其是碰上宮廟祭典時，前幾個月，先聚集在廣聖宮前擲茭詢問這次由誰扮演八家將或官將首，接著便是緊鑼密鼓的練習，跳陣頭之前還得齋戒葷腥、不近女色，更不能開口閉口就是幹林娘.....

這對古文聖那幾個無肉不歡的人，自然是一大酷刑，但說也奇怪，真到執茭決定完畢後那幾個卻又乖乖聽話了，有沒有私下偷吃肉少年是不知道，可是理論上大家應該都很乖，因為可以當神的使者是多麼帥氣的一件事情，那一陣子少年和那群朋友們腦袋裡空空蕩蕩的，想的都是三太子和家將的動作和步伐。

出巡起駕那天，少年臉上用重青、赤紅、靛藍.....這些濃艷的粉彩把臉上塗抹的五顏六色後，眼尾用濃黑的顏料畫成如吊睛白虎，頭上一頂金光亂刺的冠頂、脖掛鹹光餅，手持三叉戟，身披五彩斑斕的鑲龍鳳刺繡袍披掛，當重重的鑼鼓一響，彷彿肉身成聖一般，他真覺得

自己成了一尊神，所有的男女老幼都以畏懼且崇敬的眼神看著他，當威嚴跨出每一步伐時，大家都把掌聲鼓的戛響。

而沿途發射的刺耳震天的鞭炮聲、尖銳凌霄的煙火聲，也會令他想起幾個不眠的夜晚，和同伴腳踩著風火輪，沿著鯉魚潭飆車到虎頭山上看夜景的情景。

但跳陣頭能幹嘛呢？

他一個廣聖宮一起跳陣頭的朋友—阿政，平常老吹噓很會打架的，就是被活活打死的，在他國三那年。

時間一久，阿政臉的外型和輪廓便有點不大清楚了，記憶中他長的又高又壯，橢圓肉敦敦的腦袋上短短的頭髮像山豬的毛根根倒刺，左肩青龍右肩白虎，在耳朵上卻打了一串叮叮噹噹的鐵環，兩條手臂像山裡的粗壯垂吊的藤蔓，一雙圓圓凸凸的眼睛卻像豬眼睛一般，你壯的像是一隻山豬，一開始少年對阿政說時，他還以為少年在婁他，當場回了一句靠杯外加小心我給你定孤枝，後來才知道一切都是誤會，對原住民說你像一隻豬是一句稱讚。

阿政和少年念不同國中，只有建醮時才會出來一起跳八家將，每次跳完後就會坐在一起哈根菸喝台啤，這時少年就會把山上自釀的小米酒拿出來，比馬拉桑還要好呵！少年道：那時電影海角七號才剛剛紅起來。

「什麼時候下山，我帶你去彈子房玩花式撞球，林杯讓你三分。」記得回去前阿政跟他道。

但阿政沒有實踐他的諾言，幾天之後接到一通電話，古文聖告訴少年阿政死了，是被人家活活打死的。

據說他在彈子房認識一個胸部很大的妹，沒辦法，他只要看到大奶子就精蟲上腦了，一直勾勾纏也不管人家是不是名花有主，好死不死讓那女的男朋友進來撞見，兩人約出來單挑，結果被對方用鐵棒打破腦袋，半夜倒在馬路邊流血，一直到天亮才被路人發現，送埔榮已經昏迷指數三，急救無效，死了。

他在太平間看見阿政的屍體，一隻濁白眼球被打到凸出來，鼻骨斷裂凹陷、嘴巴半張著，那一口抽菸的黃牙掉了好幾顆，那流氓真狠，用鐵棒在後腦猛敲了好幾下，連鐵棒都敲歪了，古文聖唏噓道。眼前阿政的屍體看起來，就像被獵殺、剝皮後的水鹿屍體一樣，少年想起射耳祭前族裡的青壯年人們都會一起去獵鹿，用麻繩把鹿的前後肢給網綁起來後，割喉放血再剝皮，本來漆黑如深邃的宇宙星圖的水鹿眼睛，一開始會不斷的掙扎，但當面臨死亡的一刻，某種靈魂似的東西會逐漸消失到虛空裡，最終黯淡無光，少年也說不出有什麼不同，但感覺，好像有什麼被抽離開來。

那是靈魂被抽走了，回到祖靈的懷抱了，他記得 **Cina** 這樣說。

當古文聖說阿政的消息時，大家本來打定主意要為他報仇，先約齊四五個人後打聽對方底細才知道，打死阿政的流氓是台中一個很有勢力幫派堂主底下的重要幹部，底下起碼有幾十個小弟，平常周末晚上的時候從埔里機車騎成一條龍，揸著高分貝喇叭一路飆車到台中，

魚池這一帶好幾家餐廳都是他的勢力範圍，除了收保護費外，還兼賣K他命和搖頭丸。

他們揪眾報仇的事情不知道怎麼傳到對方的耳朵裡，聽說對方也開始揪人了，想到阿政的死狀雖然什麼都沒說，但大家心底都很忐忑，商量一下，最後決定登門敬酒道歉，一開始提議的是陣頭中最年長的肖猴，平常老吹噓林杯最重義氣的，沒想到碰上真正的黑道，馬上縮頭跟俗辣一樣，但少年也沒敢說什麼，因為跟對方相比，他們幾個就像螞蟻一樣，踩一下就死了。

不過每年，他和其他朋友都會相約去阿政的墳前點幾支菸，弔祭一下，順勢澆下一瓶蜂蜜一樣的保力達。

坐在墳前，少年內心便不由得出現一股人生意義的質疑來，平常老說自己是英雄，被打死了，跟俗辣有什麼差別，一開始半夜想起沒膽量報仇的自己，也好像很孬很俗辣，可是至少俗辣還可以活著抽菸玩陣頭喝小米酒，死掉就什麼都沒有了，英雄還是狗熊又有什麼差別呢？他這群朋友都號稱會打架、還會一起約好去打信長之野望，但這在現實生活打架打電動一點屁用也沒有，或許是因為這樣，少年最後才決定聽 Cina 的話，抱著煙霧一般濁白的疑惑，繼續念高職，不然 Cina 就會威脅他，要是休學就回山上跟我一起做太空包或是種高麗菜，一想到回到那沒網路沒便利商店的山上，少年瞬間懶了，山下雖然念書很悶很無聊而且還不知搞啥鬼，可是好歹有個藉口可以賴在這裡的網咖約一約對戰，至少這點古文聖沒說錯，山下真的比較好玩。

●

上了高職後，少年念的是實用技能班，原本國中 CDE 的同學又被分到了同一班，國中三年大家都混熟了，一上高職也沒啥違和感，感覺還是跟以前差不多，一樣開心度日，成績這種事情自然是不用強求的，反正 Cina 也希望他有個學歷順利畢業就好，高一上最令人期待的就是運動會了，那一陣子少年每天都很期待去學校，一下課他就衝到球場打籃球找人對戰、不然就是練跑步，從百米到大隊接力.....但運動會結束後少年真的無聊到爆了，又恢復奄奄一息的上課時間，來學校聽老師說五四三都不知道要幹嘛？還好沒多久就有公訓活動：全校一年級的學生都要去曾文水庫兩天一夜的露營。

坐在遊覽車上，少年和同學大聲狂吼、咆哮著，像是出閘的野獸那樣盡情大喊，風從窗外呼嘯而過，隨著車子行駛過道路的坑道車窗發出一陣鏗鏘作響，他們大喊要唱卡拉OK，此時有人拿起麥克風，站在遊覽車最前方，一個穿著蘋果綠團服的隊輔道：「各位電○科的同學大家好，我是你們這次公訓活動的隊輔，我叫鄭宜恩，大家叫我小 N 就可以了，大家好。」她一邊說，一邊將脖子前垂下的牌子舉在前面，護貝的反光中依稀可以看到國字的「小」和英文大寫的 N，N 的寫法捲曲像是豌豆芽，空白處畫著一隻 Q 版大眼小鹿。

小 N 道：「你們知道最新上映的電影：賽德克·巴萊吧！我最欣賞的男人就是賽德克，你們班上有誰是賽德克族的嗎？」

同學笑鬧著指著少年道：「簡宏恩就是。」少年其實是布農人，但是他沒否認，這種狀況他早習以為常了，反正大家對原住民的印象就是皮膚黑輪廓深很會唱歌，雖然自己長得白白淨淨的，一點也不像眾人刻板印象的原住民，雖然他假日上教會拜耶穌基督口唱阿門逢年過

節跳八家將，雖然他布農話只會說一二三四五。

這個隊輔姐姐看起來很年輕，應該只比少年大幾歲而已吧！寬鬆的T恤上露出形狀好看的胸部，小巧充滿了彈性，少年不是沒看過女人的胸部，那群跳八家將的死黨就給過他不少片和網址，只要把光碟放到電腦中，就可以看到各種不同膚色、大小的乳房在眼前上下晃動，他看過堅挺的、下垂的、號稱有粉紅乳暈的、從 ABCDE size 大小一應俱全，少年也會對著這些乳房勃起、射出濁白色液體。

但他無法將這些乳房與人的臉孔聯想在一起，他有時覺得，女人的乳房和他看過山豬、水鹿、和飛鼠的乳房，沒什麼差別。

這時候他仔細看著眼前的隊輔姐姐，她有著黑而亮的眼睛，像是森林裡水鹿一樣敏捷而深邃，皮膚是淡淡杏仁色，她穿著剪裁合宜牛仔褲露出修長的腿，頭髮紮成馬尾像是帝雉翹起的尾羽般，隨著視線移動一上一下輕巧晃動，她的脖子很好看，像是天鵝流線的頸部般，少年從來沒有那麼仔細看著一個人，從五官位置到身體的每一個曲線，到最後，他的視線不由得停留在那一對掩映在幾縷髮絲間，象牙般有著小小耳垂的耳朵。

他曾經看過水鹿、獐子、山羊和山豬的耳朵。

四月就是部落的射耳祭了，Cina 這幾天老要他周末記得回山裡，不要和那群陣頭的朋友跳八家將了，要再不回山裡，你就忘記你是一個驕傲的布農人了，Cina 這樣說。射耳祭可是部落最隆重的慶典，部落會把鹿新鮮、剛割下的耳朵垂掛起來，由村裡的耆老把弓矢發給每一個男性，要射中鹿的耳朵你才能成為一個好獵人，耆老總是這樣講。

「你要盯緊你的獵物，他才不會逃走。」記得射箭前耆老對他們祝福道。

盯著獵物般注視著隊輔姊姊的耳朵，他覺得那耳朵形狀十分特別，軟軟半月形，象牙色的，像是剛揉過的麵糰一樣小巧玲瓏，他幾乎無法移開眼球。

「哇！所以簡宏恩是誰呢？可以舉手讓我認識一下嗎？」

少年羞澀舉一下手，接著小N道：「所以你是賽德克人囉！」

帶點猶豫的，少年不知該如何回答，其他同學發出鑼鼓一般喧囂的吵鬧淹沒他的聲音，古文聖大喊聾了呀你。

「你有說話嗎？我沒聽見。」小N在前方，將兩手放在嘴邊做出擴音的形狀喊：

「是。」彷彿從胸腔肺泡大力擠壓，簡宏恩大喊道：「是。」

「哇！好有精神呀！我們好要找一個最有精神、活力的同學來當值星官，那看來最適合的人就是你囉！等一下我們另一位皮膚很黑的瘋狗教官會帶你去換衣服，同學們，等一下你們全部要聽簡宏恩的號令好不好？」

換上墨綠色軍服，披上紅色值星帶，掛在少年瘦小衣架子的體型上一開始有些格格不入，

但當他站到最前一排，大聲喊道：「立正。」所有同學都整齊一致，將脖子、腰桿給挺得直直的，連古文聖那幾個平常上課都不正經的，現在卻都露出認真、嚴肅的表情，聽他的號令，剎那間他忍不住有種得意感。

「好，接下來我們要跑步，大家跟著我一起跑，一二、一二……口號大聲點。」日頭赤炎炎的撒落在他古銅色皮膚上，感覺沒跑多久，汗水就低垂在睫毛上了，但少年不敢隨意擦汗，因為現在他可是雄赳赳、氣昂昂的值星官呢！感覺一百多雙眼睛都緊盯他身上，一舉一動怎麼能不小心翼翼呢！啊！雖然看不見，但只要想到身後古文聖那幾個服服貼貼的表情，只有一個爽字可以形容，跳陣頭扮演神將的感覺雖然也很爽，但跟現在這麼多同學聽自己號令相比，現在又更爽了。

率領全科同學來到集合的大操場，司令台上已經站立了一排教官和隊輔們，接著一名穿著迷彩服的主教站到最前方，對他們道：「各位同學大家好，歡迎來到曾文水庫參加兩天一夜的公訓活動，等一下我們要先去打靶、攀岩，晚上還有營火晚會，每一個班都要準備一個節目，表現好的班級我們明天會頒獎，希望大家不要空手而回。」

晚上營火晚會要表演什麼呢？

打靶結束的空檔，少年就聽到古文聖對他喊道：「喂！簡宏恩，晚上要表演什麼呀？」

一旁的孫立也問道：「對呀！我們班剛才打靶是全一年級最強的耶！剛剛打完瘋狗教官還跟我們比了一個大拇指的讚耶！聽他說打靶冠軍這張獎狀非我們班莫屬了，等一下晚上的營火晚會我們也要有很好的表現，一定要得名，如果可以得到晚會第一名、再加上精神總錦標，我們就累積三張獎狀，可是破紀錄了呢！而且，呵呵！我早就知道營火晚會有表演活動，為了今晚，我還特地帶了一個秘密武器呢！」

「嗨！你們在討論什麼，討論晚上營火晚會的活動嗎？」這時，小N主動走來問道。

「是呀！小N姊姊，你有什麼好點子呢？」孫立道。

「這個嘛！讓我想想，我要找一個我們班最會跳舞的人。」

七點多的夜晚，天空沒有想像中的漆黑，四周幾支大型路燈的關係露出蒼白的日光，將影子拉成疏淡、剪紙一般的形狀，月光從薄薄雲層中透亮出來，廣場中央是堆成三角型、一人高的巨木柴堆。

當其他科的學生陸續進到操場中央，到達指定定點後大家先席地而坐，小N對大家比了「噓」、「坐下」的手勢。

「聽說等一下會有火鳥從空中降下來，點燃營火喔！」一旁的孫立道。

少年轉頭，用嚴厲的眼神瞪了他一眼，警告他閉嘴，但老實說他自己也充滿興奮、期待和疑惑的心情，不知道點燃營火是什麼樣的景象呢？

從二樓高的樓房，一隻紙紮火鳥沿鐵絲飛下，瞬間整個木柴堆點燃起來，一片橘紅色、小山一般的火光在眼前亂竄著。

一開始是化工科的表演，一群同學排在前方木樁一般的唱歌，有人不時低頭看著手上的稿子，一看就知道真的很不熟練，接下來是電子科的學生唱跳伍佰的你是我的花朵，只有前面的同學不到十個人在唱吧！其他的都不知道在幹啥小，表演成這樣乾脆回家睡覺還比較好玩。少年忍不住心底想。

「喂喂！他們的表演都好爛喔！接下來就換我們班了，我看我們班一上場，隨便都電死他們。」他聽見孫立不太小聲道。